

詩經私考

十六
柳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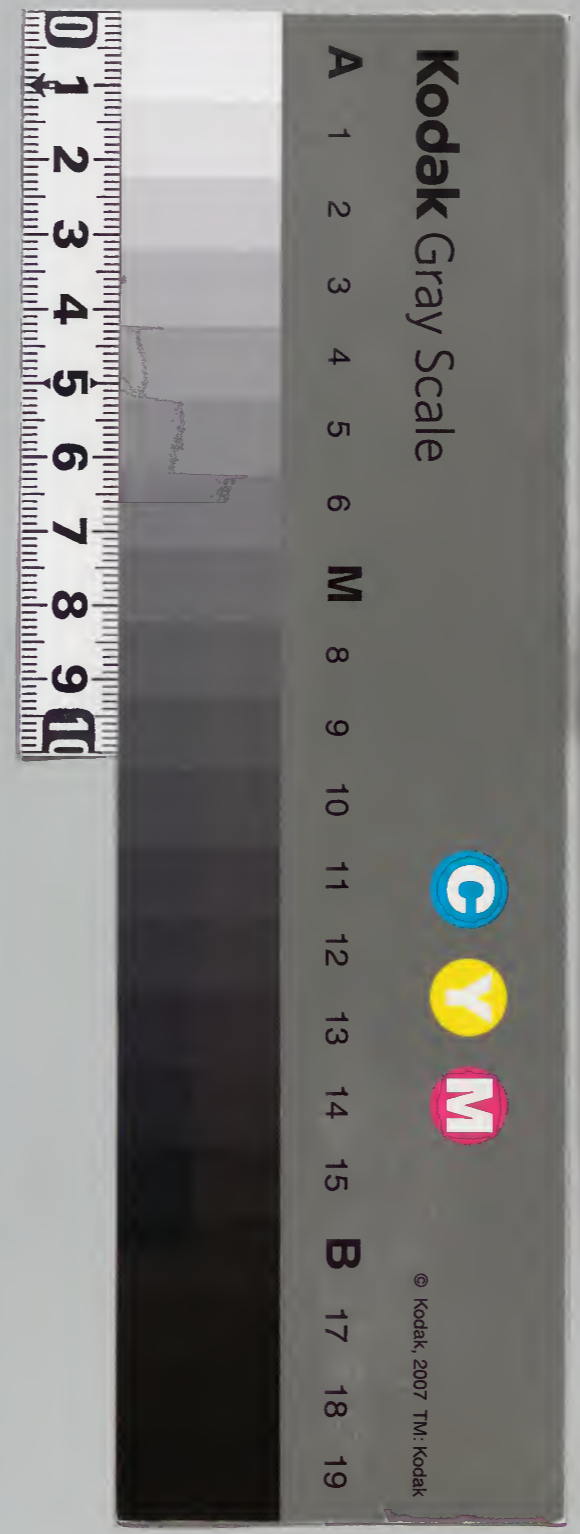


和書門類		
二四一八	號	類
六五	函	
一〇	架	
三二	冊	

內閣文庫		
二四一八	號	類
六五	函	
一〇	架	
三二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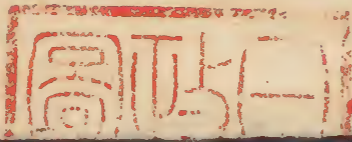
儒家九ノ一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418
冊數	32 (16)	
函號	191	64





辛亥二月朔日



詩經私考十六 弘文院學士林子撰

祈父之什二之四上

淺草文庫

祈父至靡所止居

祈父司馬也 毛傳

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 毛傳

酒結曰圻父薄遠 孔傳云圻父司

馬 鄭箋云祈圻畿同 孔疏云此職

掌封畿兵甲當作畿字今作祈故解

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

祈尚書作圻

予六軍之士也。幾為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

或曰司右虎賁之屬也。周禮良官

司馬屬曰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軍

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也。而比其乘屬

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刃兵者

屬焉。掌其政令。鄭註曰羣右執右齊

右道也。又為虎賁以掌先後王而

趨以卒也。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

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愚按或曰

者董氏說也。董說見續詩說及大全

爪牙鳥獸所以為威者也。摠孔

疏見大全

恤憂也。毛傳

軍士怨於久役云云。摠鄭箋

孤白解曰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

而告之曰輪人臣之事君凡役復皆

吾不也。而要之有常事焉嗟爾祈父

職掌封圻之兵也亦知子之所事乎

予乃天子大軍之士爪牙之兵也則

藩籬王室而馳驅于轂輦之下是其
職也胡為轉予于憂恤之地使予久
役于外而無所止居乎以王之爪牙
置之無所止居亦祈父不得辭其責
矣

講意云重予王之爪牙一句言其當
衛乎內下二句見其不當衛乎外王
之爪牙是藩籬王室而馳驅于斧戣
之前保護王家而奔走于車轂之下
也此下云為王爪牙則爾當体恤我

也甚居于王所宜矣胡轉句只虛
說地役字已蓋人情以安逸為樂勞
役為憂役即憂恤之地靡所止居是
役之久而勞底止是役之速而無極
至也

鑑胡詩說云通詩一王字為主京師
天下之本是以先王壯畿內大張六
軍允羽藉之士老死不相轉徙此非
予民以定居也王在故也惟為王而
為予計者之憂也亦惟為王而望計

予者之聰也。命撤獨藉以棘。疆圉勢
既內輕。必有尾大不掉之患。故今日
之後。予小人之恤不足言也。獨予主
河有母以司饗。不可也。將無母。其可
乎。甚矣。祈父之不聰也。
祈父至靡所底止。

底至也。毛傳

孤白解云。又謂祈父予乃王之爪士
屏蔽王家是其職也。胡為轉予于憂
恤之地。使予久役于外。而無底止乎。

以王之爪士而使之無所底止。爾祈
父職不得誥其咎矣。

祈父至母之尸饗。

曹誠。毛傳

尸主也。穎濱傳

饗熟食也。毛傳

不得奉養。鄭箋

越勾踐伐吳。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
者皆遣歸。讀詩記云。越勾踐伐吳
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

者以告。句踐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
事父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
將轉於溝壑，子為禮已重矣。歸設而
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
吳越春秋十曰：句踐乃命有司，大徇
軍曰：其有父母，无昆弟者，來告我，我
有大事，子離父母之養，親老之憂，赴
國家之急，子在軍寇之中，父母昆弟
有在疾病之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
弟之疾病也。其有死亡者，吾葬埋殯

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有死亡，葬埋
之矣。愚按：讀詩記本吳越春秋政
文字，朱傳取讀詩記要引之，雖有詳
畧，其意則同。

○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
者歸養。史記信陵君傳云：魏公子
無忌者，魏昭王少子，封為信陵君。云
云。公子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此軍
中，父歸，兄弟俱在此軍中，兄歸，獨子
無兄弟歸養。愚按：讀詩記無此事。

蓋朱子併引之也。

○古者有親老，至不敢斥王也。共讀

詩記文，而文字稍異。

○薪水之塔。小學善行篇云：陶淵明

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

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

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一人子也。

可善遇之。小學所引見淵明集。

○不敢斥王也。愚按：讀詩記云：不敢

斥宣王，然朱傳畧宣字，蓋王氏從小

序決為宣王詩，朱字謂未必為宣王

詩，故畧宣字。

狐白解云：夫在外之久，不特勞吾身

也，抑且勞吾親焉。故又呼而告之曰：

祈父，讒忮爾之不聰也。古者親老而

無兄弟者，免征役。此佞人皆聞之，汝

獨不聞之乎。如何轉托孤子于憂恤

之地，使吾親反主養殮之事乎。聰者

殆不知是矣。夫久役乃王者事，非祈

父之所得專也。詩人不責王，而斥祈

父可以見忠厚之志矣。王者聞之，能不惕然乎哉。請意云：上句責其昧乎成法，下是怨其罔乎親，不聽以不聞成法言，湏授親老無兄弟者，遣歸以就養，乃先王之成法意也。下云使其聞之，則亦上存親之當養，而無兄弟之可恃也。尸養內湏點，祈父貽之，與不聰意，養乃薪水所成，故註云：不免薪水之勞。鑑湖詩說云：全詩以胡轉予于恤句

為主首二章言役已非職，末章言役已非法，禁兵遠戍，獨子從軍，初或許以考一時權宜之計，而竟久于役，此所以怨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序以為刺宣王之詩。○小序云：祈父，刺宣王也。○箋云：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

○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至作此詩。○箋云：從軍與養戎戰於千畝，而敗

之時也。愚按說者指鄭玄。○周語
上云宣王即位不藉千畝。魏文公諫
曰不可云云。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
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東萊注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
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
今未弭。周語下曰靈王二十二年
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
諫曰不可云云自我先王厲宣幽平
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韋昭註曰弭

止也。此四王父子相繼厲暴虐而流
宣不務農而料民幽昏亂以滅西周
平不能修政至於微弱皆已行所致
故曰貪天禍禍敗遂今未止。註又曰
晉靈王太子也。蚤卒不立。
愚按晉一
名喬即曼

仙
人
羊
奮
也

○宣王中興之主也。至無所自歟。讀
詩記文。大雅丞民小序云尹吉甫
羨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但今考之詩文云云。愚按是所以

○朱子用捨小序也

○下篇做此、愚按、白駒、黃鳥、我行其

野、小序皆曰、刺宣王也、故云爾、

皎皎白駒、至於黃道遠、

○皎、潔白也、據陸音

○駒、馬之未壯者、說文、馬二歲曰駒、

賢者所乘、毛傳、宣王之末不能用

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

○場、圃也、孔疏、七月注云、春夏為圃、

秋冬為場、場人註云、場、菜地為場、季

秋除圃中為之、

○繫、絆其足、維、繫其鞅也、毛傳、繫、絆

維、繫也、孔疏、左傳、僖二十八年云、鞅

鞅、鞅、杜預云、在後曰鞅、則繫之、謂

絆其足、維之、謂繫其鞅也、

○秦、次也、鄭箋、圃、以養馬也、

○伊、人、指賢者也、道遠、遊息也、鄭箋

云、伊、當作繫、繫、猶是也、所謂是乘白

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遊息乎、思之

甚也

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漢書

遊俠傳陳遵字孟公云云進者酒每

大飲賓客滿堂輒開門取客車轄投

井中雖有急欲不得去

仙白解云此詩以賢者之去而不可

留也故其言曰賢者之有益於人國

矣大今於其款去也吾將何以留之哉

彼解自駒賢者所來奈何不可以一

朝留也安得食我場苗使我繫之維

之以永今朝庶幾馬不得行所謂伊

人者亦于焉而道遠矣夫一朝若不

是以言永然款款去之際為我一少

留焉亦可以慰吾好德之情矣

請意云四句截詩柄託字要玩詩意

原款留其人而託言留手物是假此

以為留之之計也故曰託蓋白駒非

真食苗但留賢之切故托以食苗而

繫之觀注中留客而投轄則繫馬為

當時實事可知但下章注曰若其肯

來詩柄曰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
則非真個有繫馬之事持批為如是
留之之情耳此與下章須在不可留
上發出方得經者起云彼皎然白
駒固其人之所乘以遂其立園之責
而不肯一朝居乎此者安得其食我
場苗云云以承今朝只就留馬上說
逍遙方指賢者言既是批言則過下
末句不可云我非為馬計也只說繫
馬而不得去則人不得行云云一朝

之間亦時之須更耳若不可以言承
者然就其欲去之時得一朝之留雖
未足盡輸吾願而猶愈于遽去者亦
若承然逍遙品與故云徘徊少留之
意

能以句駒至於焉嘉客

○ 藿猶苗也

○ 夕猶朝也

○ 嘉客猶逍遙也

客者暫客於斯亦將去也

物自解云皎白駒賢者所乘奈何
不可以一日留也安得食我場藿使
我繫之維之以永今久庶幾馬不得
行所謂伊人者亦于焉而嘉客也夫
一夕若不可以言永然子欲行之際
而為我一夕留焉亦足以慰吾好賢
之誠矣
講意云嘉客蓋言去則無嘉客在此
則有嘉客也非言嘉客即是道遠也
註訓作猶道遠蓋皆一意也夕字訓

作猶朝亦是詔其意之相似非以今
夕即今朝也
註訓云通解夕非朝也注言夕猶朝
者同為時之暫也藿非苗也注言藿
猶苗者同為已之物也嘉客之義非
道遠也注言猶道遠者又不過同為
我留之意也玩三猶字只重其意思
上下相同耳非謂並其義亦同也
又云註文藿故之夕也故為嘉客猶
言有嘉客亦佳句集傳夕叶祥命又

客叶瓦各反

故以白駒至初爾適思

○首終光采之貌也。讀詩起程氏曰

首與光毅。毛傳首飾也。

○或以為來之疾也。陸音責彼義反

徐音奔。韻會責速。昆切。勇疾走曰

虎責。如人怒。大雅。虎賁。十曰。言

○思語詞也。據孔疏

○爾指乘駒之賢人也。據孔疏

○慎勿過也。

○勦毋決也。

○適思猶言去意也。

○橫未大者主。小者侯也。見史記列

傳三十四。田橫傳。漢書列傳三。田橫

傳。大全引之。

○好爵之不足縻。易中孚九二。初有

好爵。吾與爾靡之。

孤白解云。然。野之留賢者。豈徒為是

虛拘已却。彼乘皎之白駒者。原其

款去之意。不適欲優游自適耳。苟易

其高尚之志而奮然肯來也。亦則以
亦為公以爾為侯。爵位通而事業顯
道德彰而名聞流。逸豫當無有期限
矣。夫邦之望爾如此。亦冀爾之必來
耳。惟爾賢者當思己之志。可遂而人
之望不可孤。其可過于優游而委大
行之事業于不計。抑慎於爾之優游
也。其可決于遯去而置名世之人於
於蔽樹。勉矣。爾之道思也。
講意云。貢字輕。只是罷貢意來。不是

從容谷中來。只是回轉其欲去之心
便是來也。此說終與上下文相合。爾
公爾侯二句。一順說下。此二句要說
得濶大。大曰逸豫句。就公侯上說有
道德日以隆高。事業日以昭著。二意
若就祿位尊顯說。恐非所以留賢矣。
無期不是長享公侯之樂于無窮。只
是上與天子論道。有精思之趣。下及
群黎膏澤。有浹洽之深。正吾人性天
之真樂而逸豫有無疆之休者矣。陸

聚岡作無限量。上好慎爾二句正緊承上二句來說。慎勉二字勿作戒詞。則朝廷之上自有優游者在矣。何必任爾優游。如此則事業明揚。勝于道思多矣。何必決于道思。若優游道思須省得。分曉。優游是既去言之。是隱居之樂也。道思自始去言之。是隱居之心也。慎勉二字。要見苦留意。此須反其意而言之。若優游道思。則于已之意得矣。其如天之付托人之仰

望何如。註中愛之切。留之苦。不必分。昭又曰。一身優游之樂。孰若樂以天下。則多樂也。其國自得之善。孰若兼善天下之為善也。此與下章又設為去就之兩說。約云。此與下章又設為去就之兩端。以形容之。韓慎爾勉爾。皆強之之語也。微言云。賁然。只如今人云。光顧罷臨。其意轉其欲去之心。便是來思。不主既去而還說。又曰。其期只是樂無限。

量不作長久說。曰慎曰知。非其志也。即此二字。想見挽留之甚。又云進退得關其志。奉職得行其志。所貴於公侯逸豫者。以此若縻之以好爵。款之以逸樂。正賢者之所以去也。劉墨云。舍廊廟之優游。而就岩穴。便有一番揀擇謹慎的念頭。不成其為優游矣。故曰慎爾優游。舍市朝之大隱。而求山林。便有一番勉強念頭。故曰勉爾遁思。想見留賢之甚。非戒詞也。只此二字。便可想挽留極若。

皎皎自駒。至而有遐心。其人之志。其情。賢者必去。至遠我之心。讀詩記程

此章言其遠遊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遊。空谷愛因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賢者既遠遊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而不見絕也。曰毋自貴重。其音聲。而有遠棄我之心。

後漢書徐穉傳云。及林宗有母憂。

思按程說亦據此

稱往吊之。置生翳一束於廬前而
去。象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
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翳
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物自解云。夫我留賢之切如此。則賢
者亦可以留矣。奈何乘皎之白駒
在彼空谷。終非公侯所能挽。束生翳
以絀之。終非苗霍所能縻。而挽留之
計誠無自而施矣。而具人之德純粹
至善。其美則如玉焉。今也棄我而歸

善已人乎。其不可親矣。然不可親者
迹而可通者心也。苟貴重爾之聲音
則有遠我之心矣。必當相顧念慎毋
金玉爾音。而有遠我之心可也。詩人
誠好賢之切矣。
精言云。此章是賢者欲去之決。而丁
寧懇留之意。如此。勿作已去而致厚
思之情看。註中嘆字。語字。驚字。自詩
人說。乘字。入字。絀字。自賢者說。嘆字
當到邈字。其不可親愛。正以起下文

之意，是總管上四句而嘆之也。在空
谷，石得以為公侯矣。束生芻，不復食
我場之苗藿，而繫維之計，無所施矣。
如玉，泛就賢者平日說，是美其德之
純粹也。兼內外說，亦可謂其德之存
諸中，純粹至善，而一毫瑕疵之不在
見乎外者，清和潤澤，而一毫圭角之
不露，其德如玉也。到此方言德之美，
正見其係君之思也。雖美其德，詩人
意實重邈乎其不可親上，末二句相

連說，若金玉爾音，就是有遠我之心
矣。金玉二字，不分方老成，此只借言
其貴重耳，不可謂貴重其音。如金玉
也，音須就國家說，如君國子民之大
道是也。毋金玉一母字，有味不可忽
正是當面頷留之切，冀其轉悟不去
處。此句有勿欲德自晦，懷寶自迷意。
微言云，此詩淒涼悲婉，大有含蓄，末
二句音深調遠，所謂如怨如慕，如泣
如訴，餘音嫻嫻，不絕如縷，故曰長歌。

之哀過於慟哭其此之謂章法神品
又云介之推云言身之文也身將隱
焉用文之賢者既去而望其以草茅
談當世之務此必不然

讀詩起東萊曰所謂伊人於焉道遠
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也蓋廊廟之
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道遠乎乃
於此而為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為榮
復深歎其所愛非其地也其言雖含
蓄而未發其辭氣則慘然而不樂矣

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貴然來我之
舍去朝適野時事蓋可知矣爾公爾
侯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於是乎
與賢者決別慎爾優游言善自保護
無以優游自逸而失衛生之節也初
爾適思者言初可行矣自重也皆決
別之辭也仰而慨然責公卿俯而眷
然別賢者其情意至今可識也四章
疑其遂忘世也故勸之曰毋金玉爾
音而有遐心此雖祝其音問無絕亦

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精意云。全詩以賢者欲去為主。有次
弟宜疊。○既去。首二章是因其欲去
而留之也。三章是原其欲去之心。而
及其既以留之也。末章亦只是欲去
雖不可留。而留之之心不可已。故致
屬望之詞。非是已去之後而望之也。
亦不可分將去。既去。平看觀。詩柄重
在去字上。則四章俱是一時事。或以
此詩指在下位者之心。看來還作主

者留賢。既為是。否則爾公爾侯。便說
不考矣。○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至彼我邦族。

○穀。善。○毛。博。

○旋。回。○增。韻。旋。回。也。

○後。反。○鄭。等。

讀詩記。在氏曰。民之去。其土離其親
者。不得已也。人不相恤。是以懷其邦

族而獲之也。

狐白解云。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
此詩。託而呼其黃鳥。而告之曰。穀者
吾之故處。粟者吾之故物。皆吾之所
藉。以為生者也。黃鳥黃鳥。爾無集于
穀。無呼我粟鳥。蓋我向之舍此而求
也。冀人以善道相愛。而此邦可居耳。
今此邦之人。無周恤保愛之意。而不
以善道相與。則我将言旋言歸。而後
我邦族矣。豈能久于邊哉。

黃鳥黃鳥。至獲我諸兄。

狐白解云。黃鳥黃鳥。爾無集于桑。無
啄我粟鳥。蓋我適此邦。冀斯人心。足
以相知也。今此邦之人。視人之緩急。
休戚。若不見聞。是不可與明也。吾將
言旋言歸。而後我諸兄矣。豈復久于
此哉。

黃說約云。不可與明。朱某曰。不足以知
其緩急。休戚。華谷曰。言以橫逆加已。
不可與之求明白也。俱通然。華谷較

有有與字集傳明叶謨即反况叶虛
王反古義陽韵

黃鳥黃鳥至後我諸父

孤白解云黃鳥黃鳥尔無集于栩無

咏我黍鳥蓋我適此邦冀斯人情足

以相處也今此邦之人視人之流離

困苦畧不加息是不我與處也則我

將言施言歸而後我諸父矣豈終于

斯邪夫方其在本國也則以異國為

黃可居及其在異國也又思本國為可

復便民至此亦異于還定安集之時

矣

微言云此詩比意與碩鼠綿蕪一例

講意云三章總是此已不得其所而

示以欲歸之意黃鳥比異國之人無

集于穀無居我居也無咏我粟者無

食我食也不我背穀是意難不相遇

不可與明是休戚不相知不可與處

是緩急不相卹首邦族次諸兄次諸

父若愈甚則思愈親矣

○黃鳥三章章七句

○東萊呂氏云宣王之末至安集之時

矣讀詩記全文

○還定安集見鴻雁小序

我行其野至彼我邦家

○樛惡木也毛傳

○樛之父婦之父相謂曰婚姻爾雅

釋親及毛傳

○畜養也毛傳

○孤由解云民適異國有依其婚姻而

不見收恤故作此詩意謂夫人之愛

困也不能無望恤之情何爾之不我

恤也而使我之失所望乎彼將行其

野至于依惡木以自蔽其失所甚矣

于是思婚姻之故而言就爾居意其

必我之親恤我之窮而我畜也念爾

既不我畜則孤者依望之初心矣故

我將復我邦家豈敢後以親望之手

○鑑湖詩說云行野而蔽蒂是窮於居

也。就爾居正望其有以居之。爾不我
痛。而任其惡才之蔽焉。行野而未遂。
是窮於食也。就爾宿正望其有以食
之。爾不我畜。而任其惡業之采焉。不
思舊姻。而維新特之。是求。此二句正
是指上。不我畜之事言之也。下二句
是原其情。趨富貧薄俗之大喜新。忽
故人情之常。詩人抑揚其詞。以加入
微罪之意也。行野思復。行野思復。

○遂牛類。鄭箋。遂。牛類也。

○惡業也。

○今人謂之羊蹄菜。陞。疏。

○行野。解云。我行其野。至。于。未。當。以。為
食。其。貧。屢。甚。矣。于。是。念。婚。姻。之。故。而
言。就。爾。宿。意。其。必。以。親。相。念。以。貧。相
恤。而。我。畜。也。今。既。不。我。畜。則。負。于。仰
賴。之。初。心。矣。故。我。將。言。歸。思。復。遂。復
以。親。舊。之。手。

我行其野。至亦祇以累。

○蕩蕩、鄭箋

○惡菜也、毛傳

○特、匹也、毛傳、新特、升昏也、惡、約會

特、匹也、詩實維我特、婦謂夫為特也

又求爾新特、夫謂婦為特也、以貧賤

狐白解云、夫我之言、隔、固、自、決、于、義、

而為婚姻者、獨可以死責乎、我行其

野、言、求、其、蕩、其、貧、如、此、既、爾、居、宿、也、

而爾曾不我畜、則是我之相婚、怨然

不思而惟新、匹之是求矣、夫貧富異

視、小人之情也、原爾之心、誠不以彼

之富、我之貧、而謂貧者之可輕、亦祇

以彼之之新、我之舊、而謂我者之可

畧耳、是以知子之棄我、誠在此矣、然

今日之新、亦將來之故、今日之故、亦

昔日之新也、子何不明于此、而獨棄

予如遺耶、吁、亦過矣、

鑑湖詩說云、人不經新、何由得故、今

日之舊、亦昔日之新、人既可新、終須

可舊、今日之新、亦來日舊、若特實貧

富而視爾之用情，終何若也。

說約云：說通婚姻之故四字，最重。以

婚姻之故，而相說，非我之無耻也。以

婚姻之故，而不見恤，見彼之薄也。趨

富馱貧，薄俗之大喜，新怨故，人情之

常。詩人抑揚其辭，亦加人微罪之意。

集傳：蓄叶筆力，及異叶逆織反。

請意曰：上二章，因人之不見恤，而義

以自決，下一章，原人之不見恤，而薄

以責人，惟責人薄，故為忠厚之意。若

作厚于責人，則刻薄矣。廢源輔氏曰：

常人之情，有不得已，來依親舊，而不

見收卸，則怨怒形于色，辭苛責痛，詆

無所不至，而此詩但言爾不我畜，後

我邦家而已，末章則又原其情實，而

歸之忠厚焉。此性情之正，而趨之可

以怨者，不於此見之乎。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至所刺之民

乎，見讀詩記。

○建官置師、書周官、建官惟百

○孝、友、睦、姻、任、卹、六行、周禮地官司

徒六行、孝、友、睦、姻、任、恤、鄭注、善於父

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

姻、於外親、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

○隣里鄉黨相保、周禮司徒、令五家

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

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

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

使之相賓、鄭註、閭二十五家、族百家

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

五百家、

○徒教、孟子離婁上、徒善不足以為

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註、徒、猶空也、有

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

心、是謂徒法、

○履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周

禮地官、以鄉大夫之職致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

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

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

六十有五皆往之其舍者國中貴者
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以歲時入其書
有不孝不睦不姻不弟不任不恤之
刑焉 同机司核以鄉八刑糾萬民
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
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
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
八曰亂民之刑

秩也斯于至無相猶矣

秩也有等也 秩也有叙之貌

也廣韻次也

斯此也孔疏謂斯此也 韻會斯

此也詩何斯邁斯

于水涯也陽漸卦鄭註云于謂大

水之傍

南山終南之山也續詩記長樂劉

氏曰南山鎬京之陽終南之山也

芑最生而固也芑傳芑本也 韻

會戎也。叢生也。

猶謀也。續詩紀歐陽氏曰：猶圖也。謀也。

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小序：斯干，宣王考室也。箋云：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衆，而皆攸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孔疏：謂落或作樂。

此室臨水，至松之茂。

讀詩記董氏

曰：宣王作室，後臨水，前對山，其盤基之厚，如竹之苞，其締蔭之廣，如松之茂。

○兄弟相好而無相諍，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檀弓下云：

張老曰：義於輪焉，義於奭焉，敬於斯矣。於斯，聚國族於斯。君云：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讀詩記董氏說大全歌：陽氏皆有此義，蓋朱傳所擣也。

○張子曰：猶，似也。

韻會，猶，似也。詩寔

命不猶論語文莫吾猶人也語類
詳辨張子說

○或曰猶當作尤不詳為誰說
孤白解云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樂
之因歌其事意謂吾王之作宮室今
因享其成矣其壯麗得无可言乎自
其形勢言之狹之水涯也則疏其
側而得水之勝矣幽之南山則峙
其前而得山之勝矣形勢何美耶自
其制度言之下為盤基擊鞀固如竹之

苞也上為結構牢密如松之茂也制
度何美也夫以宮室之美如此使居
是室者有不和焉何以保其美哉吾
願居是室者必其兄及弟矣式皆相
好以篤天倫之重死相圖謀以暢同
氣之息則兄之弟之倫理以正風教
以端人與室而俱美矣不亦善乎
請意云自四句自築室言乃已然事
下三句自居室言乃未然事秩之以
水言幽之以山言水即豐水山即終

南山斯于南山。增在前者，斯于在內，而近居，故注曰：臨南山在外遠，而可見。故註曰：通臨水面山，只重在築室之義上，却不重在形勝上下之固言。盤基之厚也，上之密，言結架之密也。此意須先講在如字頭上。此二句即在土面二句內抽出而言之者。末二句一又一正看，兄弟須兼後面本宗支庶室家君王而言，不相猶，即不相計較之謂。蓋人君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故願之如此。然此二句不可離了居室親視。涉中兄弟居是室者，可見此乃頌其居室之後，常如此，不獨今王之兄弟也。兄弟相好為兄者，當友于之情，而為弟者，廣因心之愛，猶疑不作，嫌隙不生，庶氣之相依附者，與山河而同具久，道義之相為經緯者，與上下而同其義矣。如此點應為上下貫通，方見得重在居室者而言。又云：此室之臨水，無異豐水東。

注之日、若有以起萬國朝宗之勢、此
室之面山、無異定是鎬京之時、若有
以動萬國拱極之思、
微言云、陶淵明詩、採菊東籬下、悠然
見南山、語意本此、
說約云、干山一葉、苞茂好猶一葉、集
傳苞、補苟反、茂、莫口反、好、許厚反、猶
余久反、是也、字彙又曰、猶又尤救切
音宥、又猶、務之猶、以武正約亦收十
九宥內、苞、叶補苟、則字彙音、搯、大雅

○實方實苞並同

似續妣祖、至爰爰語、

似似嗣也、毛傳、

○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又孔疏云、先

妣後祖者、取會韻也、愚按、祖戶處

諸叶韻、

○或曰、謂、嫜、在、稷、也、鄭家云、妣、先、妣、

姜、嫜、也、祖、先、祖、也、孔疏云、大司樂、舞

大、護、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姜

嫜、生、稷、以、配、天、為、周、之、王、業、特、立、廟

用樂別祭。愚按朱傳據曾南豐說見大全及讀詩記。入姜嫄。后稷母。見生民詩及周本紀。長傳云西鄉戶南鄉戶也。鄭箋云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

○南東其畝。小雅信南山詩。南東其畝。○爰於也。鄭箋。

孤白解云。然吾王之所以作室者。其室何居哉。蓋宮室創自祖妣。而圮坏不修。非所以共承宗廟意也。於是作而徙之。以似續乎妣祖焉。但見其築室也。垣墻衛于外。而百堵皆作。戶牖列于內。而西南其戶。宮室之作如此。於是而居以聞治。於是而處以安身。於是而實以怡情。於是而詔以出謀。死不在於是矣。豈徒為是侈大者於講意云。過云此室之作。豈自我而開。

先者升自似云云首句最重是本其
築室之由也。此祖只泛言其繼先世
之業也。要見得中興意。當時宮室圯
壞而祖妣之業隳矣。今肯構肯堂。因
其舊以高其新云云。築室室字就是
上面秩秩四句。又為下三章之綱。須
把築室二字提起說。室之廣者則其
墻衆。其戶多皆根此相對說去。言此
室之衛于外者。有垣墻焉。曰百堵。見
版築之切廣。有以極一時之盛云云。

此室之列于內者。有戶牖焉。在東者
西其戶。是震以實之。兌以虛之。順天
地陰陽之義也。在北者。南其戶。是坎
以止之。離以通之。迎天地通復之機
也。向背得宜。而其制無不善矣。百堵
二句。正是續妣祖之實。講完此二句。
須補云。宮室之美。宛然宅鎬之規模。
而輪奐之新。儼乎雘洛之氣象。如此
點做。方見得續妣祖意出。辰處。啖語
四字。平講就王者身上說。要形容王

者大氣象大模樣出居以聽事是向
明出治即內朝外朝而憲天振外王
之業處以安身即路寢小寢而安息
願內聖之休咲語上氣內外言如王
待臣工而權生華表堂陛有霽威之
時處室家而喜焚龍顏宮闈有承權
之日不于是咲字政事有請于殿陛
則君臣民物之都俞風化有議于闈
門則家人父子之告語不于是語字
約之闈闈至君子攸芋

○約束板也。毛傳曰：約束也。鄭箋曰：

約，謂縮板也。

○闈，上下相柔也。穎濱傳文。

○椽，築也。孔疏曰：既投土於版，以椽

築之，橐然。

○橐，杵聲也。穎濱傳文。

○除，赤去也。擗，廊也。

○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讀詩記王氏

說。

○芋，尊大也。毛傳曰：芋，大也。且穎濱

○曰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為尊且大也
○狐白解云然築室之事何如自其垣
○墻言之但見東跋以載土也閣之然
○上下之相承投土以築之也橐之然
○斡聲之相應以故上下四旁極其牢
○密以風雨則攸除不能為之災也以
○鳥鼠則攸去不能為之害也築室之
○美如此而君子之于室中也居重馭
○輕巍然至尊之無敵也室中圖大卓
○然大觀之在上也豈非至尊至大之
○居身

居身

講意唐荆川云此章承上文築室說
來在四句截首二句雖是築室之事
有堂室俱成之意在築室固以垣墻
為先築垣墻則堂室皆在其中不可
以此垣墻之美對下二章堂室之美
看風雨二句正發竹苞松茂之喻之
意此雖自垣墻上來其實言室之牢
密也註中上下四旁只通言為是不
可以上下貼風雨四旁貼鳥鼠看攸

茅茅字已包下躋寧意尊大不是室
尊大是君子居是室則尊且大也註
中以為二字宜玩謂其居之以駕御
群臣則堂陞森嚴而巍然至尊之無
對者此也居之以統御四海則規模
宏遠而卓然大觀之在上者此也不
有以見其攸茅乎又云首章築室已
包堂室在其中而下攸躋攸寧即為
尊大之居也下二章只在上章內抽
出君子所築之居其聽事者曰堂也
其安身者曰室也自外而觀其堂之
勢之多自內而觀其室之制之宏外
于堂安于室則尊大之氣象可見矣
劉墨云堂室有甚尊大只為王者居
之便有尊無二上勢無兩大意註以
居二字可玩
說約云六怡此章亦欲五句皆作一
韻然集傳茅叶生遇反則閣橐為一
韻除去茅又為一韻未嘗不直古義
亦云閣橐藥韻除去茅御韻

如鼓斯翼，主君子攸濟。

○鼓，誅立也。又毛傳，如人之鼓，誅翼，適

也。革，變也。赫，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

○擊，難也。據鄭箋。

○矯，外也。毛傳。

○其大勢嚴正云云。類濱詩傳云，其

嚴正如人之鼓，而翼之其恭也。其廉

隅如矢之急而直也。其峻起如鳥之

驚而革也。其軒翔如擊之飛而矯，其

翼也。君子於此，升而聽朝焉。讀詩

記歐陽氏曰：宮室之制度，其嚴正如

人鼓而翼也。其四隅如矢行而直也。

其誅起如鳥驚變而悚顧也。其軒翔

如擊之飛也。謂宮室之美如此，宜君

子升而居之也。孔疏云：斯革，斯飛。

言簷阿之勢，似鳥飛也。

愚按：朱傳併據孔疏。

初自解云：自其所築之堂言之，其大

勢嚴正，如人之誅立，而其恭翼也。

也。

翠之飛而
橋其翼也
堂之美如

其廉隅整飾如矢之急而直也。以棟
宇則峻起如首之驚而華也。以簷阿
則華采而軒翮如。此君子升是堂以
所治則所以端拱于纒清而振外王
之業者在是矣。不有以壯攸躋之大
觀耶。

構意云在四句截。本文四如字是擬
其形狀不是譬喻。各句須把註中正
意請起。然後以如字發揮。此四句無
非極言堂之美耳。廉隅謂堂之四角。

攸躋只說君子所升以聽事之堂勿
說只為君子所升也。攸躋要說得寬
濶升以聽事則凡上理陰陽而下綏
黎庶內安中國而外撫四夷者無不
于斯矣亦須點出可以敷布其嚴正
整飾之規可以顯設其峻極文明之
治云云方與上句意開得有情。
說物云躋集傳音齋當與飛叶上翼
蘇華另叶然文勢四句截而第五句
作轉頗不便六帖亦欲作五句一韻

是也。但字書無攷。姑闕。

殖殖其庭。至君子攸寧。毛傳云。殖殖。言高也。

○殖。平正也。毛傳云。殖殖。言高也。

○庭。宮寢之前庭也。毛傳云。殖殖。言高也。

○覺。高大而直也。毛傳云。覺。言高也。

也。鄭箋云。覺。直也。毛傳云。覺。言高也。

○楹。柱也。說文及孔疏曰。楹。柱也。

○噲。猶快也。鄭箋云。噲。猶快也。

○正。向明之室也。毛傳云。正。畫也。孔疏曰。正。畫也。

詩記。毛氏曰。正。謂正寢也。毛傳云。正。畫也。孔疏曰。正。畫也。

○穽。深廣之貌。類廣傳曰。穽。深也。

其夜寘之深廣也。類廣傳曰。穽。深也。

○寘。與寘之間也。詩記。毛氏曰。寘。寘也。

謂寘之寘寘也。爾雅釋宮云。西南

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註。奧。室中

隱奧之處。禮曰。婦室聚寘。寘亦隱闕

也。詩記。毛氏曰。噲。其正。所謂陽

室者也。噲。其寘。所謂陰室者也。古

者。故陰陽。以為宮室。故其正。為陽寘

為陰。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

也。

○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賴瀆傳云：君子於此休息而安身焉。

孤白解云：自其所築之室言之，宮寢之廷則殖，而平直；宮寢之楹則有覺而直大，向明之處則增，而昭明矣。奧寢之間則噤，而深廣矣。室之美如是，君子居是室以安身，則所以凝神于淵默而順內聖之躬者在是矣。不有以遂攸寧之樂耶？夫垣墻堂

室之俱美，則百堵西南之制成，攸寧攸躋而攸寧，則居處矣。諾之願遂，繼無成室，孰有大于是哉。

精意云：四句截上四句，只以一室言之。庭即是宮寢之前堂也。正與寢總是一室，其中自有明暗，不可分陽室陰室。請室西南隅，不當戶之中，最為深隱，故謂之奧。東南隅亦隱暗，故謂之寢。正則其當陽之處也。上章自堂言之，故謂躋。此章自室言之，故曰寧。

唐荆川云：攸寧要講出萬幾之暇，宸
聰於此而少安，日昃之頃，天顏於此
而少佇，顯以凝天命，亦可以養其正
大先明之氣，出以合神機，亦可以助
其沈潛淵默之思。如此統，方與上四
句有情。又云：下消承上攸寧，說故註
曰：安其室，居云云，未須云如此，則堂
室之美，可以垂諸遠，不但今日攸寧
攸寧而已矣。然器之祥，其必有徵乎。
說均云：庭者，室前之庭，楹者，廊廡間

之柱，正陽冥陰，則以一室為別也。正
集博叶音征，則此章之五句一韻，自
不得言。

下莞上簟，至維虺維蛇。

○莞，蒲席也。鄭箋云：莞，山蒲之席也。

○竹筴，白筴。鄭箋云：筴，竹筴也。

○器，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慤多力，能拔

樹，大爾雅釋獸文。韻會：慤，果決也。

○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

七八尺。爾雅：孫矣，說。

○祝且君安其室在夢兆而有祥亦頌
禱之詞也。據歐陽氏說見續詩記
及大全。頌禱之詞出禮記見前。
孤白解云。此是宮室也。因所以諸先
人之業。亦所以廣後嗣之傳。又願吾
君向晦寢息之時。下莞上簟乃安斯
下寢中是精神氣脈與天地流通。心思
與陰陽會合。而夢生焉。既而乃寢乃
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
虺維蛇也。夫熊羆虺蛇皆吾玉耳。曰
心思之所及者。而乃惑此夢焉。是必
有是兆矣。故文曰。夢之為言。夢也。精
意曰。自似續以下四章。皆是實事。
而無頌禱。自此以後。乃頌禱之詞也。
此章二句截。上是居其室也。安下是
感夫夢也。異首二句。正是承上起下
之血脉。乃安斯寢。此王于萬禩之暇
而寢然也。此正是王感夢之時。興夙
興也。乃占我夢。是覺而自記其夢。與
下章占字不同。熊羆虺等。未可露出陰

陽之物恐碍下文大人占之之說此
只言其放逸于山林藏潛于窟穴高
拱深居者未嘗與之接也而夢及于
此所以為異夢也蓋居室之廢莫過
于子孫之繁衍此人情之至願故頌
禱之詞曰願入此室寔之後發于夢
兆而開子孫之祥蓋設為之詞非實
有是夢也歎其生男女固祝願之詞
而能羅魁蛇之事又其設詞形容者
耳

說約云維熊二句只叙名議方留下
地集傳寢于簡及與葦叶夢彌登及
與與叶蛇于其及與羅叶此三轉韻
○維何句喝過

大人占之至女子之祥

○大人、大卜之屬。周禮春官大卜下
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
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龜人中士二人云
云菴氏下士二人云云台人下士八

人云云。答人。中士二人云云。占夢中
士二人云云。

○熊羆陽物在山。彊力壯毅。男子之祥
也。鄭箋曰。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

○為生男。讀詩記。王氏曰。熊羆彊力
壯毅。故為男子之祥。

○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
也。鄭箋曰。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

○為生女。讀詩記。王氏曰。虺蛇柔弱
隱伏。故為女子之祥。

○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
以類至。列子三周禮篇曰。一體之盈

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
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

夢涉火而燔煇。陰陽俱壯則夢生
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虛

○浮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
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

○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夢
歌舞者哭。晝想夜夢。神形所遇。

○先王建官設屬愚梅建官者言大

卜設屬者言卜師占夢等禮記

○觀天地之會至贈惡夢禮記共周禮占

夢文見大全禮記讀詩記王氏曰人之

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各以其

類至先王置官觀天地之會辨陰陽

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

吉夢贈惡夢知此則可以言性命之

理矣愚梅朱傳本周禮據王氏說

○天人相與之際禮記董仲舒傳云

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故曰王前巫而後史云云禮記禮運曰

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

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

心無為也以守至正註宗宗人也瞽樂人也侑四輔也

○仙白解云夫吾王所又感之夢如此

于是君彼大人從而占之以為能羅

陽物也男子則其夫陽剛之質而君

有是夢則乾道成男之象其感之美

非男子之祥乎蛇陰物也女子則

其夫陰柔之質而君者是夢則坤道
成女之象其感之矣非女子之祥乎
講意云此章是教為占夢之詞以祝
之身首句揭起看下四句皆以大人
占之祝在大人占之口中露出陰陽
字來以見男女之微寓于此矣男女
俱兼嫡庶言之祥字意全在室家君
王等上見得蓋以熊罴陽物也男子
陽剛之質得乾道也乾道成男則男
子抱陽而生實象之他日嫡為王庶
為君而主器之有人者先之為兆矣
非男子之祥乎下句做此勿以上句
是述其夢下句是占其夢四句通在
占上言可也

乃生男子室家君王

○半生曰祥長傳

○嗥大聲也孔疏云其語聲大嗥嗥

○然

○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 鄭箋

○皇猶煌也

鄭箋

○君諸侯也。孔疏云：或為諸侯之君。

○或為天子之王。

○寢之於牀，尊之也。穎濬詩傳曰：寢

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下節也。弄

之以璋，尚其德也。子之生於是室者，

非君則王也。是以皆將服朱芾煌

然矣。

狐白解云：大入之占如此。及夫應熊

羆之祥，而乃生男子也。何以待之，寢

之以牀，致其尊也。衣之以裳，盛其服

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且其注煌

聞者，知其為偉器矣。然是男子，有嫡

有庶，庶者則將服煌然。黃朱之芾，以

一國為室家，而為君。嫡者則將服煌

然。純朱之芾，以天下為室家，而為王。

是今日之生國，所以當他日之大任

矣。所謂熊羆之夢，其祥不有微耶。

精意云：此章與下章，是自設言夢能

羆虺蛇意推言到此，則此二章生男

生女，亦皆是未然事，不可作實。然如

此雜周家生男之事。時書有之。象此
詩不可如此看。此章言乃生男則當
如是。極就以為他日可以任大責。不
可分始生既長立說。唐荆川亦云。起
處須以願字貫下。吾君能羸之夢。既
占為男子之祥矣。果物能羸之祥。而
生是男子。豈徒然哉。云云。初生之子
未能勝衣襁褓而已。今不獨衣之衣。
又必衣之裳者。服之備也。尊其德。乃
男子之德。所以期其如此也。君子比
德于玉。故期之如此。其泣嗶。以其
有嗶。之。大聲。相書曰。聲出丹田。呱
呱嗶嗶。又云。小兒泣嗶。只大了為帝
王。可見君王之生。與常人異也。朱芾
二句。以皆將二字。一直說下。朱以嫡
言。芾以庶言。室家以上地言。嫡以天
下為室家。庶以一國為室家也。君王
以爵位言。適子為王。庶子為君。此處
要略批勝任意。方與下章願女子意
相同。末二句。須串說。嫡則服純朱。以

天下為室家而天子庶則服黃朱以
一國為室家而為君也。如此串講方
好。又云此要含下意。做刊文云男子
肇生所以續紹皇圖者在是。所以保
安國家者在是。付托尚賴于他時。禮
待當隆于今日。故載云云。寢之牀以
將有室家。君王之責也。衣之裳以將
有朱芾斯皇之責也。弄之璋以將有
此玉之德也。德意含在君王內。
劉墨云末句在本節宜提出看。而君
邊較輕重為王邊。然亦須玩註皆將
二字語氣。又須句下提醒。采寢意
乃生女子。至無父。詔雅。

曰禴。禴也。毛傳

曰尾。紡埽也。毛傳

曰儀。善也。鄭箋

曰羅。憂也。毛傳

曰寢之於地。昇之也。擗鄭箋及類賓

傳

○衣之以禴。即其用而無加也。擗類

○瀆傳

○弄之以尾，習其所事也。鄭箋云

主於內事，紡績習其一事也。

○有非，非婦人也。至父母之憂，擣鄭

箋及類瀆傳

○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

非其者，祥可觀之事也。讀詩記 平

○氏類

○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家義新

九二文，見大全。

○孟母之田，亦曰婦人之禮。至無境外

之志。列女傳一孟母傳，大全引之。

○五飯，見月令，大全引之。

○狐白解云：既而應魁蛇之祥，而乃生

女子也。何以待之？寢之於地，卑之也。

衣之以褐，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

尾，習其紡績之事也。且其後且必無

非之可舉，無儀之可稱，但惟酒食是

議，以司中饋之職焉。夫無非無儀，則

婦道以修，唯酒食是議，則婦職以盡。

而可無貽父母之憂矣。女子之生其
賢如此，所謂魁蛇之慶，其祥不亦有
徵耶？夫君王宮室之作，始于兄弟之
相好，終於男女之相賢，此固王者莫
大之慶，而為吾人之所深願也。君詩
人者，少謂深愛其君，而善於頌禱者

矣。曰：此詩之義，蓋謂君之德，足以

謂君云，肯向拱起，載以下，是幼時事，
是待之以禮也。無非三句，是長時事，
是期之以正也。待之固無禮，而望之

亦無異能，上下意正相關，靈註云：昇

次者，非是抑之之意，是坤承乾之意，

乃昇法地也。男子初生，則加裳以飾

之，女則不復加飾，但即其所當用者

而已，習其所有事，事字乃女子以紡

績為事也。無非，即是口無傲言，身無

邪行，儀只是才能如後篇所謂哲婦

者也。國不預政，家不預事之意，末句

通承上二句說，不可專承維爾食句，

無境外之志，指無非句，有闔門之儉

猶酒食句下段。與上段寢地三句
相関。無儀正是執婦道。而謙卑遜順
之意。閨門之修。正是習其所有事。而
此外一無所加也。故其待之禮。宜如
上云云。

說約云。上章琳裳璋璽。皇王。此章地
謁尾儀。翟皆一類。集傳。尾。叶。為。位。及
儀。叶。音。義。翟。叶。音。潔。此。四。句。皆。為。一。類。
讀詩紀事。葉。曰。一。章。總。述。其。宮。室。之
面。勢。而。頌。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

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雨攸除
烏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
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
內則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
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
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
安也。六章已下皆禱頌之辭。

請意云。全詩一章分。上言築室之美
而頌兄弟之和。下詳築室之美。而頌
男女之賢。首一章已該括全詩在內。

故二章至五章詳言築室之美以終
斯干四句之意六章至末皆足頌禱
之詞以終兄弟二句未盡之意此節
節俱見中興氣象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舊說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圯壞云云

○孔疏

○或曰徽禮下管新宮燕禮大射儀

文大全引之

○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見左傳昭

公二十五年大全引之

六月十七日

誰謂爾無羊至其耳濕濕

○黃牛黑唇曰牯毛傳曰牯牛

○羊以三百為群至非特者尚多也

鄭箋曰誰謂女無羊今乃三百頭為

一羣誰謂女無牛今乃特者九十頭

言其多矣是如古也穎濱傳羊以

○三百為羣其羣尚多也得為無羊乎

牛之特者九十非特者尚多也得為

無牛乎

○聚其角而息漑漑然

毛傳

○同而動其耳濕濕然

毛傳

同本又作齧亦作齧丑之反一音初

之反

○羊氏曰漑漑和也至不相關見續

詩記漑漑詩起又云董氏曰執文漑為

和則漑而比者也

○濕漑潤澤也云云埤雅曰濕人言

潤澤也蓋牛之為物病則耳燥安則

濕潤而澤讀詩記董氏曰牛卧則

耳下垂濕者其垂也

○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讀詩記歐陽氏曰呼牧人而告之曰

誰謂爾無牛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

杜白解云此詩義宣王牧事有成作

也意謂牧事之成否關國運之盛衰

向植中衰之運百物凋耗牛羊等不

足矣于今國運盛而牧事成周道興

而為物者誰謂爾無牛羊乎以群計之

則有三百之多，羣尚三百之多，凡在
非群者，其可數耶？不得謂爾無羊矣。
誰謂爾無牛乎？以特計之，則有九十
之衆，特尚九十，則其非特者，何多耶？
不得謂爾無牛，且羊以善觸為患，恒
病于不知，今爾羊之來聚，則其角皆
激之，然和而不相觸，羊之盛可徵矣。
牛以身燥為患，恒患于不安，今爾牛
之來思，則其身皆濕，然潤澤而不
病，牛之盛可徵矣。

請意云：上四句言牛羊之盛，下即羊
之羣，牛之安，以驗其盛也。誰謂句要
見前此，厭稅意，謂向當中葉之時，臧
羊常見其羶首矣。由今視之，誰謂爾
無羊乎？下倣此，無羊無牛，反言以誇
其盛，三百以群之，大數言，其羣中之
數，不可數，九十以特之一，色言，下四
句是驗其盛，勿作推而言之識，濕
濕，依王氏註看，蓋羊以善觸為患，今
羊之角激，而不相觸，則羊之衆多

可知牛以耳燥為病。今牛之耳濕而潤澤則牛之衆多可知。註同音瘵食也。後出嚼之也。

鑑湖詩說曰。此詩若止上三章則一庶人之富耳。有後一章便與天下相聞。首章以誰謂發端。見前。此猶涸耗。今已非後昔時景象。三百雄羣指一羣而言。其群不可數也。九十其特指一特而言。其非特者尚多也。牛羊之盛如此。何以驗之。羊性羣則爭。而今澌

澌然。是一個和意。牛羊病則燥。而今濕。之然。是一個安意。即此安和便為衆多之驗。

或降于阿。至爾牲則具。

○訖。勅。毛傳

○何。揭。毛傳

○藁。笠。所以備雨。毛傳云。藁所以備

雨。笠所以禦暑。孔疏。藁唯備雨之物。

○笠。則元以禦暑。兼可禦雨。故良耜傳

曰。笠所以禦暑雨也。既夕禮。亦有藁

豎、豕、隰、凍、齋、禦、兩、

○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禮記毛傳云

異毛色者三十也。孔疏三十，謂青、赤

、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祭祀

之牲，當用五方之色。

○牛羊無警異。據鄭義

○牧人持兩具。書云。讀詩記長樂廟

氏曰：牧之者，日持兩具，齋饑糧，後牛

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蕃其息，故

牲有餘備矣。

狐白解云：夫牛羊之盛如此，豈無所

自哉，亦以司牧事之得人耳。蓋降飲

寢，或皆牛羊之性也。或降于所，或飲

于池，或寢而息，或訖而動，皆可以適

其自然之性，而無驚異之擾矣。且爾

牧之來也，何養何豎，以防暑雨之患

或負其餼，以便飲食之資，從其所適

以順其降，飲寢訖之性，是以生養蕃

息，齊其色而別之。凡為色者三十焉

色無不備，故用無不周。隨爾牲節取

之而祭祀燕享無不具矣。謂意曰：上章是美其畜產為是盛，此章是推其所以盛也。六句截上六句物性適而收養有法，下言物產盛而致用之周，總重收入順物性上首三句並牛羊頭燔物各得所意，或字即晴字，何義二句重正見收入善牧處。此是承上起下之詞，義空以備暑雨負解以濟饑饉，正以從牛羊所之而順其性也。三十句只見其多不重在色言，三百維群之中，九十其特之外，齊別其色，有三十樣，不可言每色止三十也。兩牲句並祭祀燕享說，末繳由于收入之善牧意。

鑑湖詩說云：別其色有三十樣，非每色有三十也。此亦不重色上，只重衆多。爾牲則兼祭祀燕饗言。說句云：集傳池叶唐何反，物叶微律反，具叶居律反，意蓋以阿池訛解為一韻，物具又為一韻，然六帖又以阿

池記為一韻，鯨具為一韻，不知其孰何居也。愚意此章上六句亦各以三句為一連，則但云記鯨為一韻，而物具係集傳又為一韻，轉換方合。又古韻鯨字本可與字符等字為叶，物字本可與刺擊等字為叶，則雖不云微，律居律似亦無妨。

爾收來思，至畢來既升。

○ 麤曰薪，細曰蒸，下鄭箋

○ 雌雄禽獸也。說文云：飛曰雌，雄走

曰北，牡。愚按，說文雖如此，然鳥曰

北，牡，獸曰雌，雄，亦通用。

○ 矜，統，堅強也。據長傳

○ 膏，虧也。崩，群，瘠也。長傳

○ 既，盡也。見前

○ 升，入，宰也。長傳

○ 收入有餘力，則出取薪蒸。據鄭箋

○ 搏禽獸。讀詩記：平氏曰：及其將歸

而又辨其雌雄者，視其多寡，為數也。

○其羊亦馴擾從人。○

○不假筮楚云云。○
讀詩記長樂劉氏

○白麀之以貳謂馴擾不傲筮楚也。

○類讀傳使來則果來使升則既升言

其擾也。

○仙白解云夫牧養之善固有以致牛

羊之盛矣而牛羊既盛牧人不因之

以自適乎但見爾牧來思也當其牧

事之暇或以薪以蒸以供燎爨之需

或以雌以為雄以飲食之備是牧力之有

餘而樵爨之業舉矣而爾羊之來也

矜之兢之而有堅強之美不蹇不崩

而無執教之虞又且馴擾從人不假

筮楚但以手麀之使來果來使升則

既升也觀羊之順適而牛從可知矣

今日之牧事如此不其至盛矣乎

講意云三句截此章是即牧人有餘

力以見物之所以馴擾也亦可以人

物對講亦不可以下段為推上段之

意首三句兼牛羊言以薪二句就是

出牧時如此。上句藉蓋以供糞。下句
樵者事。下句是雌雄以備飲食。乃獵
者事。只言雌雄。即禽以見獸耳。下五
句獨言羊。以羊易耗。敗羊盛而牛可
知矣。四以字。又是以收之餘力。而兼
乎樵獵之事。非謂勤于其事也。過頭
云非收之怠于其職。而逐于外也。正
以收養之法有素。而物亦馴擾。所以
執之二句。一正一反。看於執是有堅
強之力。審崩是無損壞之虞。末二句
串說。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而無追
逐之勞也。度牒兼來升二意。言度之
以牒。使自野而歸入于家。則三百維
群者。莫不畢來度之。以牒使自家而
入于其室。則三百維群者。莫不既升
也。

說約云。集傳。雄升于陵。及則此章上
六句亦三句一連也。六帖。又言羊性
至躁。故度股二句亦獨以羊言。
牧人乃夢。至室家溱溱。

卷之三 毛傳

或曰衆謂人也。擐鄭箋孔疏

旄。郊野所建。擐周禮大司馬

旗。州里所建。擐周禮司常

狐白解曰。此當牧事有成之日。牧人

有夢兆之感。始而所夢者衆也。彷彿

之間。又兆衆而維魚焉。始而所夢者

旄也。彷彿之間。又非旄而維游。為大

衆而魚旄而旄。是皆物理之不可曉

而朕兆之所當上聞者。于是牧人獻

之。王命大人從而占之。以為衆之生

不如魚之多也。今夢衆維魚。是以少

變多之象也。殆必飢饉之後。百谷用

登。豐年稼穡。枕之魚也。旄所統。不如

旄所統之象也。今夢旄維旗。是以寡

變衆之象也。殆必流離之後。生齒日

繁。而遂家。漆。備之旗矣乎。否則衆

之興。魚旄之興。旗非牧人心思之素

及也。是夢矣。宜至哉。夫年豐則國用

足。人衆則國本固。中興氣象。可預見

矣人夢曰日中夢之說與此亦同

構意云此夢收人之夢是托言未必
實有此夢但不必作頌禱之詞蓋中
興之際牛羊且盛則年之豐人之衆
自是實事故托夢以言之也三句截
止是夢兆之異下是富庶之占收人
乃夢是因寢而有夢也衆維魚旄維
旟只是恍惚所見如此非是人貴魚
似旄寶旟之謂也亦非人變為魚旄
變為旟之謂也少變多少變衆宜留

在大人占處說出占之謂收人獻夢
于王王使大人占之也衆維魚旄維
旟皆以少致多之象故知其為富庶
之祥曰豐年曰人家上各從其類也
占夢處不必多講重豐年室家上亦
要補非獲首曰饑饉薦臻人民離散
意見中興氣象

祝約云集傳年叶尼因反字彙音寧
與正是田人胡不萬年因
微言云此諸首言年之三百牛之九

十是寫牛羊之群數南澱。其之濕
濕是寫其衆多之形象。二章又言其
降阿飲池或寢或覓則并牛羊之動
止閑適悉從筆端盡出。而九維十維維物
又模寫牛羊之色宛然雲錦之在望
至於牧人之可策笠負饑糧取新蒸
搏禽獸不為之殫述則又可見牧人
之後容自得而其追隨於淡烟微雨
之中出入於峻坂叢林之內其景象
風物槩可想見於言外。三章乃言麾

之以肱畢來既升則所謂日之夕矣
牛羊下來者又宛然在目若披一牧
人圖而閱歷之也。詩之善於狀物如
此真可謂詩中有畫。

講意云全三章分一章言牛羊之盛。二
章言牧人能順物性以見牛羊所以
盛。三章言牧有餘力羊不騫崩物解
人意皆所以極贊其盛。上三章總言
牧羊之成。下一章乃言富庶之兆。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彼南山至可用不監

○為高峻貌 毛傳

○巖之積石貌 毛傳

○赫之顯盛貌 毛傳

○師尹大師尹氏也 毛傳云師大師

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大師

○尹氏蓋吉甫之後至穢世卿 吉甫

見前 尹氏卒見公羊傳隱公三年

火全引之

○具俱瞻視快燔 共毛傳 讀詩記

李氏曰雲漢曰如燠如焚燠焚之類

也 平氏曰如燠者內熱之謂也

○韜絕 穎濱傳

○監視 毛傳

○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教亂

○小序云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鄭

家父字周大夫也

○物自解云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

氏以致亂也意曰天下之治亂係于

君相之一心故君而純心以任相相

而公心以輔治則天下蒙其福矣。今
為邦之不高者蓋有由也。我敢異域
而忘言耶。截然高峻之南山則雖石
岩之而可仰矣。况此赫之師尹也。
位則尊官望則由族豈非斯民之所
具瞻乎。吾見居廟廊之上與天子進
退百官可否庶事而用入行政之間
舉天下無不瞻仰其所為其責任不
可謂不重矣。固宜善其所為以慰民
之望可也。願乃所為不善以致禍亂

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其暴虐之
域而不敬戲謔則失斯民具瞻之望
矣。夫國保于民也。民心既去則國將
斬絕矣。爾何用而不察哉。誠察之則
及不善而為善庶可轉危而就安矣。
諸葛曰。唐荆川云。四句截。此以南山
積石之高峻。與師尹位望之尊崇也。
上是與其係天下之望。下是利其失
天下之望。而因以戒之也。赫上亦重
全重在師尹上。蓋尊官由族言之論。

其爵則為太師而首出百僚之上論
其出則為尹氏而世襲三公之位其
瞻是仰望之意頭雙關上句既係
民之具瞻則非可以冒濫而竊據者
正宜所為之皆善恤人之憂而不可
以威加之者也今其所為之不善亦
以不善舍下不平其心但未可露出
耳項燕用入行政意在内約為不善
雖位居太師而未始盡太師之事雖
世為尹氏而未能繼先人之業使人

憂心如惴云云如此則無以副其瞻
之望矣人雖憂之又畏其威而不敢
言戲誅猶且不敢而况敢正言其失
則國將終于斬絕矣鑒者察也察則
有以知其不善庶可改前日之非而
挽回國家之運矣奈何當此而猶恬
然自愛于赫之位人心已渙天命
將傾而猶不知省察之何哉
鑑胡詩云曰師則重臣也尹則世
臣也其瞻還作望其用人行政意註

直斥其非于
卒斬承上三
句言詔國係
于民者豈今
民心失

所為不善且勿用。只把使人二字作
過脈。而以憂字畏字及應瞻字請憂
心不敢本赫。未國之有高位。君子
藉之以行其德。小人憑之以播其惡。
君子居之。以來天下之善。小人竊之。
以籍天下之口。如悞者。內熱之謂憂
甚也。戲談不敢。况敢正言直指乎。畏
甚也。見當時防川隘口。道路以目。景
象。蓋小人欲行不平之政。未有不先
作威。以沮人議論者也。獨如國家

何。卒斬承此二句。未向又承卒斬
來。小人見強。未啗其卒。每以忽之。然
據他作為。終有斬的日子。所以當察
既字。卒字最有味。此章言民具爾瞻
以下五章。節。有民字。正與此相應。
皆言其失。具瞻之望也。
節彼南山。至憯莫懲。嗟。
實滿。傍長也。七。毛傳。
傍。傍也。鄭箋。
言草木滿其旁。傍之。猷谷也。據鄭

。或以為草木之實，橋亦然。類濱傳

云山之實，草木是也。毛傳云：薦，重也。孔疏云：

薦，與荐文異義同。釋言云：荐，再也。再

是重之義也。瘡病，弘大，憯曾。若毛傳，是謂

懲創，增類。蘇氏曰：為政者不平其心，至自改也。

○類濱傳全文。物曰解云：然，平氏所為之不善者，由

心之不平，故耳。節彼南山，允草木之

生于上者，則皆橋。其長而無有于

不平矣。况此赫，師尹，居具瞻之地，

而顧不平，其心何哉。夫為政不平，其

心而民不聊生矣。是以于天怒而

重之以病喪，則弘多矣。下召人怨

而謗議其上。民言則無加矣。怒人怨
如此。尹氏乃以天怒為不足畏。人怨
為不足恤。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
改其不平之心。亦獨何哉。其論
請意曰。四句截有實其橋。言草木之
實。橋。心。然滿乎山間。見山之生物均
平如一也。如此方得取興之義。橋。
三句。怪其居高位。而不平其心。所以
深刺之也。不平其心。雖合行政用人
意在。亦不宜露。如好惡徇一己之偏
不能通天下之志。操弛任一己之見
不能持天下之平。下文天變人離。俱
是不平所致。表亂弘多。疊上句。薦瘡
而言。是天之變也。民言無嘉。是人之
離也。末句。總承註中。求所以自改。謂
改其不平也。時說以上章為用人行
政之不善。此章作所以不善由於立
心之不善。至四章又作不平其心之
實。殊不知弗躬弗親。是行政不善也。
弗問弗仕。是用不善也。與首章之

意何異。今按首章。但言尹氏當大任。而語固乃總意之發端。二章乃指言尹氏之不平。四章則又詳言其弗躬弗親。井罔弗仕。而欲其式夷式已也。大抵逐章說。不必作推原。而說之。說均曰。此章反興。亦四句截。子由曰。山之實草木是也。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倚。其長也。赫又師尹而不平。謂何以此說為正。天怒人怨。注雖對舉。然民言二句自為一連。不必以民言一句對天。方二句。惜莫句。總承以徇俗說。八句兩截。凡四韻。倚集倚叶。於何女。與綠。竹。倚。下。一例。嗟叶。遭。奇。反。字彙云。左平聲。釋名。嗟。作也。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也。然韻書嘉嗟俱在六麻。末二句換韻。叶亦自直捷。今閱古義。正同余解。倚何多。歌韻。嘉。嗟。麻韻。

尹氏大師。至不宜空我師。

○氏本均乎。○共毛傳。○孔疏曰。○尹氏為
大帥之官。○是周根本之臣。○秉國之平。
居權衡之任。

○維持。○續詩記。○長樂劉氏曰。○維持也。

○毗輔。○鄭箋。

○序愍。○穎濱傳。

○空窮。○毛傳。

○師象也。○據鄭箋及穎濱傳。

○不見愍乎。○於昊天矣。○續詩記。○李氏

曰。○尹氏不能如此。○則其亂必矣。○故呼

天而告之。○曰。○昊天不弔。○不宜如是之

空。○我師陳陽。○氏曰。○昊天不弔。○哀此下

民。

○狐白解曰。○夫尹氏之不平。○其心如此。

抑。○未知其權任之重。○而不可以不平。

乎。○彼尹氏官居大帥。○社稷係之。○以安

危。○天下賴之。○以禍福。○寔維周之氏矣。

况職當要轄。○政事由之。○以權衡人才

由之。○以進退。○豈非秉國之均乎。○權任

之重如此。○是宜下乎其心。○以澤民。○于

以繼持乎四方上乎其心以教君子
以毗輔乎天子使斯民各得其所而
无迷乱之憂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
心而為天所禍既不見懲予于昊天
矣于此而登自引退以謝天譴可也
豈宜久居大帥之位始賢病國使天
降乱无已而我象弁及空窮也哉
憐意云此章言君以責任之重在所
當盡末二句言其不能盡職則不宜
居位所以深刺之也維周之逸三句

一連說重在秉國之均上不可對看
四方維三句須入平心意講是維以
侯國言是毗以君德言俾民不迷承
二句說言使民有所係屬也末二句
亦非對語須相承說註中不平其心
正與秉國之均相反應言外有居大
帥之位則宜盡大帥之職意陳澧海
云維周之氏五句總見大帥責任之
重氏有維持國本意均有持衡執政
意維是與四方人心相維繫毗是與

君心之與相上下也。臣或謂之曰國政曰國
副墨曰政主乎平故不曰國政曰國
均秉國均則心須秉以平心矣。維以
安民言。毗以君德言。當時民言無嘉
人心不相維係相忤偏頗。天子教子
孤立故須維係而毗輔之。維毗二意
串着。照後式訊二句後見。也。亦曰
說約云此章亦以兩句一連說。落為
正觀均字不叶韻不當在第三句讀
任才見也。俗家或聞而却走矣。氏集

傳叶都黎反字彙音低

弗躬弗親至則無職任

○仕事。廣韻仕官也。說文事職也。

○廣韻使也。

○罔欺也。論語雍也篇云可欺也不

可罔也。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讀

詩記張氏曰仕猶事也。蘇氏曰罔欺

也。

○夷乎。毛傳

○已止。穎濱傳

六月廿一日

○殆危。毛傳云：無以小人之言至於

○危殆也。類濱傳云：殆，危也。

○瑣，小貌。毛傳

○婿之父曰姻。鄭家

○兩婿相謂曰亞。爾雅釋親及毛傳

○膺，厚也。毛傳

○瑣，子，姻婭，而必皆膺任，則小人進矣。

○續詩記：束萊曰：式夷式已，無小人

○殆。謂尹氏所與圖事者也。瑣，子，姻婭

○則無膺任，謂尹以親暱而置之高位

者也。

狐白解云：然尹氏之不乎其心，何如。

蓋王委政於尹氏者，固以天下治亂

責宰相，而政才有所歸也。今尹氏

乃不躬親乎庶政，而分委于姻婭之

小人，庶民已不信其有為國之心矣。

且理必咨問而后明事，必更謀而后

熟。今以姻婭未嘗訪問，未嘗歷事而

事其君，是欺君也。大臣盡忠，國豈可

欺其君哉。此皆不平其心之實也。為

尹氏者尚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
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
於危殆其國。允瑄。姻婭。悉皆屏去。
使無厚之以官可也。若必皆臆任。則
小入進矣。欲國之不危得也。

請意云。此章上四句。戒尹氏不自為
政。而委之于匪人。下四句。逐戒以用
人之不可苟也。意歸重在用人。上用
以國所以行政也。有謂上四句。是戒
其急于政事。下四句。是戒其苟于用

人者。不可依。非躬非親。四句。意相呼
應。蓋言尹氏失政。既不能欺其民矣。
又豈可以匪人而欺其君乎。意重下
二句。不可平看。非躬非親。言不自為
政。而委之于人也。非問非事。又言所
委之非人也。庶民弗信。與上章俾民
不達相反。勿因君子。與上章天子是
以相反。式夷式已。夷即平心之謂也。
蓋委政于匪人。皆不平所致。故以式
夷式已告之。末二句。即是無小人殆

之意。瑣。姻。姪。正所謂小人者。故戒以則無。應。仕。也。
微言云。四章戒。牙。氏。不自為政。而委之匪人。因示以用人之不可苟也。既朱傳。原重用。入一邊。但弗躬。非親。有行政之苟。而不用其至意。姻。姪。應。仕。有用人之偏。而不平其心意。故下章集傳。又開言之。其實弗躬。弗親。便是委政。小人。非二也。
說約云。集傳。信。斯人。及。與。親。叶。殆。養

里。及。與。子。仕。叶。

昊天不傭。至惡怒是違。

○傭。均。毛傳。爾雅。

○鞠。窮。爾雅。自鞠自苦。通作鞠。踞。鞠。窮也。

○訖。亂。韻會。訖。或作訖。亦作訖。漢高

紀。天下。句。二。數。歲。即。古。註。喧。擾。云。意。

○戾。年。鄭箋。

○屆。至。鄭箋。爾雅。

○蹙。息。毛傳。

○遠遠 類濱傳

○昊天不惠 鄭箋惠賴也 愚按朱

傳昊天不順 據鄭箋

○所以靖之 類會靖安也 治也

○君子無所苟 論語子路篇 君子於

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注程子曰名實

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君臣隱諱之義

昊天不惠 鄭箋

狐白解曰夫尹氏惟不平其心如此

故昊天亦為之不均而降此窮極之

亂昊天亦為之不順而降此乖戾之

變然所以靖之者亦在乎人而已蓋

非躬非親民心已叛亂矣君子若能

事必躬親無所苟而用其至則政不

下移民有倚賴亂心不期而自息矣

姻婭無任民心已惡怒矣君子若能

不私親故無所偏而平其心則舉止

得宜人心自服惡怒不期而自遠矣

夫民心悅則天意得而鞠讎大疾可

請矣。孰謂昊天亦終于不均不惠哉。
講意云：此章以天變傲之，而因示
以回天之道也。四句分不必說出
王來。註所謂天人一理者，蓋氣在天
而所以致氣者，却在于人，故夫請之
者，亦在乎人而已。盡人因所以回天
也。鞠訕大戾，即薦瘥喪氣之也。氣以
禍亂言，故曰不均。變以災異言，故曰
不順。有分天變人始講者，非如屈指
行政之勤說。與弗躬弗親相反。如素
不指用入之公說，與弗問弗事相反。觀
註自明。俾民心闕，惡怒是違，俱就民
心上講。天不好于民，民心悅則天意
解矣。
副墨云：闕如樂之一成而闕也。少息
之意，民無怨望之心，不平之禍，若其
遠去耳。而如字有不勝想望之意。
說約曰：集傳屈居例反。闕若枉反。與
憲戾叶者，亦是作北音讀也。前備註
別叶後夷違別叶，固不待言。

讀詩記 東萊曰 鞠訖天戾 匪降自天
有尹氏為之也 民罹其害 無可奈何
而歸之於天也 在民視之 則難在
非為之 則易 進賢而退姦 蓋為國之
至理 而二者之情狀 惟平其心者 則
見之也 串主如愾然 用其至 則尹氏
必不居位 而民之怨息矣 串主如坦
然 平其心 則尹氏自不能逃其罪 而
民之惡怒遠矣 夫何難哉 趙則詩云
不吊昊天 至卒勞百姓

○ 頌病曰醒 據是傳

○ 成平 在傳

○ 卒終 鄭箋

○ 蘇氏曰 天不之恤 云云 類賓詩傳
文但文有詳畧小異

讀詩記 王氏曰 秉國成者 王之事也
歐陽氏曰 青 串主不自為政 而使此
尹氏在位 致百姓於憂勞也 東萊曰
前章既言去尹氏之易 此章後言王
終不能去 及使之長惡不已 或有其

天意乎故曰不序昊天氛靡有定或
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言亂之
甚憂之極也秉國成者其誰乎何為
不自為政卒使尹氏之勞我而姓也
蓋深尤幽王之專任尹氏也誰云者
不敢斥王之亂也

然白解云夫及求諸己固足以靖亂
矣而尹氏則不能為故不見憫恤于
昊天亂未有所止而禍亂與歲月增
長使斯民徃之受病而不得其所也

然當時君臣上下恬然不以為憂君
子則憂心如醒歎而不能忘乃嘆
之曰民之不寧乃秉國成者之責也
今維秉國成乃不自為政而付之姻
婭之小人卒使民受其勞弊以至此
耶

精意云此章上四句承上章言尹氏
不能回天而致降亂之甚下四句言
已之有憂而深咎致亂之人也禍亂
之甚總是尹氏不平所致其曰天不

之恤者亦無所歸怨之詞耳。上章註
意宜參看。憂心如醒。是家史自言。註
言君子者。以君子自家文也。誰秉國
成。三句便是直指尹氏致亂之罪。誰
秉國成。正與秉國之均相應。不自為
政。即上文不能不親。而委任匪人者
是也。卒勞百姓。應俾民不寧。向講。以
上數章。章章有民字。可見民為重矣。
說均云集傳定叶唐丁反。姓叶柔經
反。亦兩句一連說。落為正。然末二句

政。姓俱讀如字。換韻別叶。自佳。古義
雖兩歧。然政姓叶教韻。亦與余闡合。
駕彼四牡。至蹙。上麻所駟。

○項大也。毛傳

○蹙。縮小之貌。鄭箋

○言駕四牡。至何所騁哉。讀詩記
陽氏曰。我駕此大頌之四牡。四顧天
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
可往之所。東萊曰。此章言出王既不
惜賢者有去而已。於是駕彼四牡。而

將行四牡項領則馬之肥壯固可惟
意所適也然我瞻四方則墜之靡所
騁。愚按朱傳據此兩說。曰。古詩云。

○東萊先生曰云云。見讀詩記。

○批白解曰夫民皆受病世亂極矣使有
○自避之所若侯得以自免也奈何駕
○彼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騁矣然我
○瞻四方則皆昏亂之處蹙之然無可
○往之所亦將何所騁哉。而此章之
○講意曰此章重在出無所往之意首

二句欲去意輕只起下二句以見天
下皆亂而著尹氏致亂之意耳若論
家父之心豈忍舍其君而去哉。

微言曰孟東野詩出門猶有礙誰謂
天地寬徐傲弦曰當時尹氏在位而
又輔以姻亞之小人其一時所為皆
排擊報復之事君子雖欲引身而退
而謹責隨之戮辱及之其將何所避
哉是以四方靡騁而頓覺天地之隘

小池

方茂爾惡至如相疇矣。

○茂盛也。說文曰：茂，草叢盛也。

○相視。鄭箋。

○懌悅也。說文曰：懌，說也。

○言方盛其惡以相加，至相疇酢。據

鄭箋。

○小人之性無常。據孔疏。

○喜怒之不可期如此。穎濱傳文。

○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

○狐白解曰：然所以無可往者何耶？尔

○小人之性無常故也。盖小人方盛其

○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聞及

○其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

○相酬酢，亦不以為怪也。是小人之習

○于聞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

○君子唯于趨避無所適而可也。

○講意曰：此章正見靡所騁之意。茂，惡

○相矛，夷，懌，相疇，甚言小人之易反易

○覆，好為闖亂也。既反覆闖亂，則必中

傷善類一網打盡身雖退避而禍亦不免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昊天不弔至覆怨其正

尹氏之不平至王亦不得寧矣

鄭箋 頤瀆傳云昊天不弔尹氏之

為故使王不獲安也尹氏猶不自懲

乃反怨人之正已者言其為惡無有

已也 愚按朱傳本之

私自解曰小人無常實尹氏使之是

尹氏固不平矣然尹氏之不平意者

天厚之毒而使之也雖謂昊天之不

平可也據其不平之害豈特民有勞

弊之虞君子无可往之所哉吾見危

及宗社禍及君身雖我王亦不得寧

矣尹氏罔國之禍至于如此有心者

必自懲劓以求盡言之不暇矣尹氏

曾不懲劓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已者

則其為惡何時而已哉

講意曰此章刺尹氏之不平以致我

王之不寧而又責其不能自反以改

過其詞嚴且切矣。二句分吳天不平。即是說尹氏不平。不必用若天使之之意。有作責天說者。不可依上文。但言俾民不寧。此言我王不寧者。蓋君民一體。未有民不安而君安者。也不懲其心。謂不懲創其不平之心也。
說約曰集傳正叶諸盈反古義庚韻
家父作誦。至以畜萬邦。

○家氏父字周大夫也。振毛傳

○究窮訛化畜養也。共鄭箋

○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振鄭箋

○陳氏曰尹氏厲威至俱存亡故也。○

見讀詩記

○東萊呂氏曰篇終矣。至王心之蔽也。

○見讀詩記

○李氏曰孟子曰至君心之非。見離

婁上篇。註趙氏曰適適也。間非也。格

正也。蓋用人之失。以下李氏論也。

見讀詩記。詩記又曰范氏曰改其

惡者。正其心而已。此所以為繼王變

雅之首

孤白解曰夫尹氏為忠以貽王如此
固天下敢怒而不敢言者我家父周
之世臣義與國同存亡者也豈得以
尹氏屬威威使人不敢戲談而乃緘
默取容哉故作為此誦以窮究王政
昏亂之所由固在於用尹氏不平所
致而所以用尹氏者則本于王心之
蔽也庶幾吾王聞言則悟而改心易
慮則必擇任于賢能而不為尹氏之

所壅蔽將聰明日開九用人行政舉
得其宜萬邦皆蒙畜養之福矣何有
卒蒙迷亂禍哉若此則民怨不息天
怒可回此則家父作誦之本意也吁
若家父者亦可謂忠君愛國之心矣
而時王之不悟其如何哉
講意云此章家父表已作詩之意冀
有以格君心之非而畜養天下之民
也作誦須彙括上數章緊要處說以
究是究極王政昏亂之所由雖本于

尹氏而實本于王心也。使也。中二句
只重王心說不可作尹氏說。畜萬邦
亦須以上章得民不迷。及空我師勞
百姓意相形言之。政心易慮則擇任
乎賢能而不獲為尹氏之所蔽矣。故
可以畜萬邦亦不可以用。行政平
說也。至此直言王執則是懇諫而非
諷諫也。

說約曰。集傳邦叶上工反。詩韻訛。二
冬邦三江古亦本轉用。古義家父周

大夫。何休以家為米地。因以為氏。
副墨曰。篇內言天者五。言民者六。見
得人君所恃者天所托者民。王獨信
尹氏將不畏天與民乎。正聳動王心
處。

微言云。此詩以不平其心作主。乃用
入行政之失的根源。故首章次言尹
氏之謬。固而次章遂推本於其心之
不平。三章言其位高貴重。宜平其心
也。四章則著其所以不平者言之。五

章承言如此則禍亂在不所不免而要其所以靖之者亦曰平其心而已六章傷尹氏不能所以禍亂日滋而百姓受病也七章嘆四方皆亂無可往之所八章言小人情狀以見其無可往九章言小人之亂皆由尹氏而深咎尹氏之不平十章則原其作繆以翼王心之平而為萬邦之畜也精意曰全詩重窮王用尹氏之非故詳著尹氏所為之不平耳以不平二字

字為王舊說通誤看九章截上九章宜教看而意氣自貫不必章連承接何確齊說得之首章言尹氏之致亂也二章言尹氏立心之不平也三章言尹氏不宜久在其位也四章言尹氏當平其心也五章言靖亂之由入也六章言亂之不靖皆執政之責也七章言亂之既甚置身無所也八章言小人喜怒無常君子所以病也九章言小人闕亂根抵于尹氏也

十章言尹氏不平，根抵於王心也。

○鄭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

句。

○序以此為幽王之詩，小序鄭南山

家父刺幽王也。

○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曰：「愚

按：當周桓王二十三年。

○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愚按：幽

王十一年庚午，王為狄，我被弑，明年

辛未，為平王元年，至五十一年辛酉

而崩。當春秋魯隱公三年，明年壬戌

為桓王元年，至二十三年甲申春二

月，當魯桓公十五年，經曰：「天王使家

父來求車，其年三月乙未，天王崩，自

庚午至甲申，總計七十五年。又按：

公羊傳：隱三年四月，尹氏卒，距幽王

弑五十二年。桓公八年，天王使家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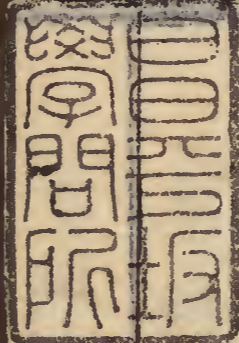
來聘，距幽王弑六十七年。大全安成

鄭氏以此詩尹氏家父，與春秋隱桓

之時，尹氏家父為同人，然五六十年

右一冊自辛亥六月朔日起筆至同
月二十一日終祈父什之七篇以葉
數之堆命表出篇分為別冊

林學士



九十二

